

史学研究网

—— 史学理论、史学史、海外中国学史研究



| 首页 | 学术信息 | [史学理论研究](#) | [史学史研究](#) |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 | [海外看中国](#) | [书窗、书评](#) | [报道、随笔](#) | [学科前沿扫描](#) | |

▶ 您现在的位置： 史学研究网 >> 史学理论研究 >> 视野领域 >> 正文

今天是： 2009年12月8日 星期二

☞ 卢建荣：新文化史的学术性格（上）

热

卢建荣：新文化史的学术性格（上）

[作者：卢建荣 转贴自：新文化工作坊 点击数：196 文章录入：teadmin]

「我希望，我是个知识分子，而不祇是专业人士。」——Natalie Z. Davis语

一、 下探民隐的尝试

在迈入二十一世纪伊始，寿逾八十的老将彼得·盖伊（Peter Gay，1923-）出版《史尼茨勒的世纪》（2002年）这部体大思精的作品，为绚烂的新文化史学术天际再增添一道亮彩，并预告了新世纪新史学的归趣所在。为展示十九世纪大西洋两岸布尔乔亚的形形色色，盖伊特别选用其中一位离经叛道的浪荡子史尼茨勒（1862-1931）作为搜寻时代的镜头，身为掌镜兼导演的盖伊发挥了他运镜的功力，让布尔乔亚中的一位「异数」史尼茨勒去对照整个阶级的繁复风貌，不能不说是匠心独运。史尼茨勒身为奥国文化界的宠儿，凭借一枝健笔对他所出身的阶级极尽揶揄之能事、甚至有时不惜插科打诨，既讥刺他人又开自己无伤大雅的玩笑。在史尼茨勒所发表的剧作中，布尔乔亚有了一面可以自照的镜子，史家盖伊更是依赖这面镜子作线索，搭配大量的各种公私文献、加以千锤百炼，亟欲捕捉布尔乔亚姿影于万一。盖伊所呈现的十九世纪布尔乔亚，完全跟过去所习知的维多利亚时代拘谨、古板的状况，判若两人。盖伊雄辩地告诉读者，维多利亚时代布尔乔亚其男男女女迥非追随道德家的跟班，相反地，他们在世界观和价值观方面有其独特的坚持，在审美品味方面更有大力赞助前卫艺术的举动。本书的切入点订在史尼茨勒向父亲争取隐私权这场父子冲突，饶富新时代征兆的设计意味，这预言了尔后历史的新方向。这可是令人读后咀嚼再三的开笔，而且这既是开笔，又是底下各章不时提到的代表时代的兆头。这一兆头作用可说贯串全书。史尼茨勒一副「剑侠唐璜」般地到处猎艳留香，作者藉此展开对布尔乔亚情欲生活的探讨，更是发人深省。

史尼茨勒所为不能代表整个布尔乔亚，却是布尔乔亚形形色色中的一个歧出，而这个歧出正代表布尔乔亚在文化变迁中一股可欲的潜力。史尼茨勒忙于征歌选色的生活，却无碍于他成为一位多产作家，一方面有这么复杂的男女性关系若在上一时代一定会被目为道德沦丧的纨绔子弟，而另一方面他的量产文化产品又与当时时代流行的工作观吻合。没错，盖伊笔触所及正是要勾勒布尔乔亚的世界观、价值观、品味、情欲方式，以及工作观等。

盖伊所揭櫫的史尼茨勒面目太过生活面，与其前辈卡尔·萧尔斯基（Carl E. Schorske，

1914-) 在《世纪末的维也纳》所再现的严肃面目，可说有着霄壤之别。1979年史尼茨勒藉由萧尔斯基之笔还魂现身的时候，他是这么一副面目：这次史家赋予史尼茨勒肩负解决奥匈帝国族群 / 文化冲突的大贵重任，是一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先知。本书成了萧尔斯基的扛鼎之作，其出版树立了研究菁英文化的标竿，萧尔斯基其后虽续有著作，但都不若本书来得重要。与盖伊的说法不同，萧尔斯基笔下的史尼茨勒不纯然只承继了十九世纪中叶的布尔乔亚文化——重视道德和科学，史尼茨勒身上还有同化于贵族的文化——以审美来彰显上帝的恩宠，同时更有属于布尔乔亚新世代的文化——诉诸感官所形成的心理层面的文化，即设法使理性让位于以本能为主的非理性。如此说来，对萧尔斯基而言，史尼茨勒的文化活动与其说是十九世纪布尔乔亚文化的「异数」，毋宁说是先从贯时性看是十九世纪布尔乔亚文化的承先启后者，另从并时性看是布尔乔亚文化和贵族文化的融铸者。

几乎所有维也纳文化界的努力，除了史尼茨勒所在行的小说和戏剧范畴，还包括建筑、音乐、绘画，以及学术（即佛洛伊德所代表的心理学的诞生和成立）等范畴，都无法挽救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既倒的颓势。奥匈帝国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其政治 / 文化将由群众政治和恐怖极权主义文化——一种日后希特勒现象的先行形式——所主导。

同样从事菁英文化的探索，盖伊的研究取向代表的是重广度的治学向度，而萧尔斯基的手法则使深度的趣味流露其字里行间：前者纵笔所及既横跨大西洋两岸的（西）欧美（国）布尔乔亚文化，也旁及东欧和俄国，后者则聚焦于奥国首都文化，而在那里精雕细琢。对我而言，上述两枝健笔所铺陈的十九世纪布尔乔亚文化世界是各有千秋，难分轩轻的，萧尔斯基所著代表着二十世纪史学的极致，盖伊之书将是二十一世纪史学所萃取的一颗明珠在众人眼前熠熠生辉，尽管二十一世纪史学才刚开场而已。

萧尔斯基这本书花费他十几年光阴才完成，就在这个时期，有些史家从事文化史书写，想一改局限在菁英文化的窠臼，希望亦能兼顾下阶层的文化。勇于尝试这一新颖想法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目前许多新文化史家尊敬有加的劳伦斯·史东（Lawrence Stone, 1921-2001）。史东所写的《英国十六至十八世纪的家庭、性与婚姻》（删节本，出版于1978年）也正是维多利亚时代前两百年来的布尔乔亚，而且是框限在英国的布尔乔亚。这两百年来的英国社会，核心家庭日渐成为主流，家庭中父权益发式微，伴随而来的是夫妇和亲子之间情感增长关系。婚姻变得是男女当事人，而非父母较有决定权；而性欲在婚姻关系和婚外关系中受到更大的重视。男女有了自由恋爱才结婚，而婚后的婚姻关系则建立在男女友爱基础上，史东称这样的婚姻，以及与之相生的家庭和性，叫做「情感个人主义」。同时，身为家庭成员的儿童益发被安排在成人专属文化禁区——性与死亡——之外，他们的活动被圈在学校，他们的讯息交换只能透过同侪网络。

史东本来的野心是想照顾不同阶级的不同文化表现，无如下阶层的材料过少，让他辛苦经营的论断经不起评论者的质疑，史东乃将全本加以删削成了今天的删节本，许多关于下层社会的章节都被割舍。所以史东想一举解决不同阶级的文化问题，是以失败收场的。他的未竟之业注定要由其后继者来完成。

扣紧菁英文化问题并未随史东实验的失败而在史坛绝迹。美国史家多米尼克·拉卡颇（Dominick LaCapra）孜孜不倦于个别文化菁英的探讨，像他从追索涂尔干（Emile Durkheim）、

沙特（Jean-Paul Sartre）的心灵轨迹，到探求查禁《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官司的历史意义，都沿袭萧尔斯基治文化史的取向。他甚至质疑研究古代文盲的有效性。1973年意大利史家卡罗·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推出《奶酪与虫子》一书，让许多史东的追随者雀跃不已。但拉卡颇著书指出金斯伯格在方法论上出了问题，兜头对下层文化热泼出一盘冷水。《奶酪与虫子》一书中的主人翁是位磨坊主，他在法庭上的供词，据拉卡颇的看法，系文化菁英的书记官将被告所代表的口传文化译成菁英文化，天晓得这里面被灌水多少，或是被扭曲、甚至被虚构多少。就像许多批评史东的人士，拉卡颇也不认为金斯伯格一书有着一如众口交誉那么成功。但这不表示拉卡颇誓死抵抗史东兼顾上下阶级文化的治史策略，相反地，拉卡颇于1998年推出关于犹太人遭屠杀之后如何重建苦难过往的一段历史；就在这里，死难者、劫后余生者、施暴的维护者、历史制作者，以及消费浩劫文化的一般大众等，都在书中扮演应有的角色。拉卡颇这本书叫《奥斯维辛之后的历史与记忆》。奥斯维辛是二战期间犹太人的一个集中营，其中杀戮之惨令人发指。

以上四位史家，即盖伊、萧尔斯基、史东，以及拉卡颇都着重文学作品这种史料，而文学作品中的人事情节都被视为现实世界的反映。他们倾向于历史有真实的一面，这个真实是历史学致知的对象。他们的后继者并不排斥视文学作品为揭发历史上文化面纱的绝佳工具，但历史的真实面云云就不是那么坚持了。像法国年鉴史家第四代的安妮·文笙一芭渥德（Anne Vincent-Buffault）写有《眼泪的历史》（法文本1986年出版，英译本于1991年问世）一书，其中艺文作品仍是她解密的凭借。她处理的是大革命以来法国人的情绪问题，但情绪已被她当成符号在对待。情绪的符号（code）关系到礼貌的（polite）和政治的（political）意涵，这是她面对情绪课题的一种方式，已经有异于她的前辈。在此，我们看到学术变迁的迹象。

二、更往下下探民瘼

另一波下探民隐的尝试得力于人类学和心理学。人类学家对部族群落的调查累积了相当丰盛的研究异族文化的知识。现在这套知识成了新文化史家的学术奥援。纳塔莉·戴维丝（Natalie Z. Davis）、勒华·拉杜里（Le Roy Ladurie）、阿兰·柯尔本（Alain Corbin）等三位史家是引领这种研究范式的代表人物。

上一世纪七〇年代中，法国的拉杜里和美国的戴维丝分别在蒙大犹村和里昂城蹲点展开石破天惊的学术之旅。拉杜里在此之前已对法国南部朗格多克（Languedoc）省的农民及农业生计多所认识，甫一出书便打响知名度，为他在法国史坛立一席之地。这次他透过一份宗教裁判所的数据想对庇里牛斯山北麓一个山村居民的经济文化生活有所揭密。在官方眼里，这座山村村民都已改信邪教，然则派驻此村的神父如何放任其下教民改宗他教便成了办案的一个侧重点。在冗长的各人口供中，犯案教民难免逾题讲了许多私生活领域的事，但法庭并不制止这类的发言。这种在当时人司空见惯的村民生活信息，到了史家拉杜里手中成了点石成金的绝佳史料。在拉杜里之前有许多史家看过这份材料，但并未引起应有的注意。新的学术气候未临世之前，也就是寻常百姓日常生活毕竟未跻上学术议程表之前，传统史家即使

读过这类材料，也是视而不见。只有具有新方法和新理念的目光才能烛照欧洲（或缩小范围成法国）前近代地方社群生活的点点滴滴。拉杜里正装配有这双目光，也才配从事这类新颖的研究。新时代的史家要攻下的金城汤池，不再是金碧辉煌文化 / 政治菁英的表演舞台——不管是在艺文界，还是在军政界——而是寻常百姓庐舍和邱墟的活动场所，而且是这些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那些有朝夕与共的东篱菊花和眼前南山都比琼楼玉宇的长生殿还引人注目。过去那些没有入史资格的人如今全成了新文化史家研究生涯的宠儿。

拉杜里所探讨的二百多人山村乡民世界竟然可以与金玉满堂的凡尔赛宫历代主人的人生比美，其中所透露出来的学术转折意义殊不寻常。下层社会并无发声管道，他们虽然活过几千年，但给终得不到史家的青睐，形同不存在。史东找不到下层社会的自我发声，让他的研究严重受挫，史东从某一角度看是资志以歿的。下层社会的声息，往往因被其对手政府捉将官去才存储在政府部门档案中的，但是这时下层社会是以反社会的负面形象出现在官府，官方记录下层的声息是环绕在下层人士犯事而被典藏的。这可以想见，下层人士处此情境即使能发声也是受限很大，是身不由己的情形下在发声，但这毕竟是唯一发声的机会，是让后代同情他们的史家如拉杜里者可以藉以搜寻到他们的身影。

不管是人类学这门学问有着对异类开放的胸襟，也不管左派史学天生站在工农群众这一边，拉杜里藉着一群村民受难而着手建构平日就苦哈哈过日子的一页历史，像一颗石子落入平静的传统史学湖面，而激起世界史坛阵阵涟漪。

这边厢蒙大犹村史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同时，更往北的里昂城附近那边厢一部小区居民的历史，也即将透过戴维丝（1928-）手中的点金棒进入世人眼帘。那就是《法国前近代的社会与文化》这本书，是戴维丝在多伦多和里昂两地奔波十余年之后交出的第一成绩单。戴维丝天性同情弱小，更使她在左派史学处取得共鸣和滋养，但她又带入了人类学家观察「他者」的眼界。里昂是法国纺织业和印刷业重镇，在工业革命之前纺织工人和印刷工人合力打造了有别于农村社会的都市文明。工人们往往是新思潮和异教文化的承戴者，他们在从事两边作战：既要对抗城市的权势者，又要应付正统宗教——天主教——的压迫。在面对政治 / 文化的双重压迫，工人们建构出「抵抗是社群权利」的文化。这样的抵抗文化是十六世纪才有的产物。抵抗自古就有，但一直不具正当性而平白予对手以反击。随着阶级、信仰线的延伸，里昂妇女在性别的战场也有所斩获。在戴维丝雄健的笔触之下，十六世纪里昂的文化景观见证了现代文明的胎动。

-
- 上一篇文章： 赵敦华：从古典学到解释学的西学传统的启示
 - 下一篇文章： 卢建荣：新文化史的学术性格（下）

【发表评论】 【告诉好友】 【打印此文】 【关闭窗口】

最新5篇热门文章


-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青年汉学家…[100]
- 美报：中国崛起，美国人很焦虑…[98]
- 黄文魁：论口述历史与人物访谈…[287]
- 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京召开[187]
- 新科学家杂志：中国人挑战“非…[112]

最新5篇推荐文章

- 《史学研究网》寄语[5581]

相关文章

- 卢建荣：新文化史的学术性格（…[193]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没有任何评论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管理登录](#) |

2004-2007版权所有：史学研究网